

# 赣水苍茫闽山碧

■宋海峰

区苏维埃政权，共产党的旗帜高高飘扬。1932年金秋时节，周恩来、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进占黎川、建宁、泰宁，开辟了闽赣革命根据地。

苏区的红土地孕育了革命，树立起一座座凝结着信仰信念的精神丰碑。1932年12月30日，在黎川县城篁竹街河滩上举行的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誓师大会上，红一、三、五军团和闽赣边区地方武装共7万多名指战员以及1万多名工农群众，接受中革军委领导人的检阅。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在阅兵会上讲话，动员军民全力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当晚，军民还在红一军团驻地三都村举办文艺晚会，罗荣桓、罗瑞卿等参加了中国第一部红色话剧《庐山之雪》的演出，给广大军民以极大鼓舞。

在闽赣省边界的武夷山脉中段西麓丘陵群中，有一个山区乡镇叫湖坊。街上，一座晚清时期的建筑——龚家大屋引人注目，这里就是中央苏区闽赣省委、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凝视着展厅里陈列的一份当年刊发闽赣省革委会（后改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消息的《红色中华》影印件，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时的一段话在我的耳边响起：“从去年到今年，中央苏区的东北方，赤化了建宁、黎川、泰宁、光泽、资溪、金溪等六七县，与闽浙赣苏区打成一片，在这里建立了新的闽赣省。”

龚家大屋镌刻着红色岁月的记忆。1933年春，红一方面军相继攻克闽赣边界的资溪、金溪、光泽、邵武、将乐等地。1月25日，红一方面军与赣东北红十军在贵溪县（今贵溪市）会师，并将赣东北红十军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十一军。至此，建黎泰与信抚、闽北苏区连成一片。4月下旬，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泽）邵（武）西南部、闽北苏区、以至信抚两河间一带地区划为闽赣省，顾作霖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

1933年5月上旬，根据中央人民委员会决议，在湖坊召开了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临时代表会议，正式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邵武平任闽赣省革命委员会主席。6月，闽赣省军区成立，萧劲光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

作为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闽赣省既是拱卫中央苏区的战略要地，又是连接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的纽带和通道。

轻轻拭去岁月的风尘，洞悉历史的光景，我的心为之震撼。遥想当年，闽赣省鼎盛时期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人口有100多万，辖区范围包括今江西、福建两省21个县（市、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成为红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央苏区发展壮大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此时，我胸中升腾起对革命先驱“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斗争精神的敬佩之情。

伫立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军旗的巨型雕塑前，讲解员深情地唱起《创造七军团歌》：“加入七军团，我们胜利了，提高军事技术，加强战斗力，勇敢向前冲锋……”激越的歌声，仿佛把我带回

当年成立红七军团的激情岁月。1933年6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在红一方面军内成立红七军团，将组建红七军团的主要任务交给闽赣省。

“七军团黎川诞生，纵横百里声势震。”在闽赣省委和闽赣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黎川人民群众踊跃报名参军，红七军团很快组建起来。闽赣省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兼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政委。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地奔赴一个又一个战场，为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战斗立下功勋。

徜徉在洵口镇，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战——洵口战斗的一幕幕在记忆的薄雾中跳跃。1933年10月，黎川城失守后，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奉命率东方军经泰宁快速回师，意图夺回黎川县城。而敌军在占领黎川后，即向洵口地区“进剿”，东方军在洵口与国民党军不期而遇。

1933年10月6日，当红四师进至洵口东的飞鸾时，正好与敌第三十四师遭遇。战士们立即抢占高地，向敌人侧翼运动。不久，我主力部队赶到，向敌展开猛烈进攻，敌军丢下几百具尸体败退。7日晨，红军主力部队向洵口之敌发起总攻，全歼敌第十八旅第三十一、第三十四两个团，活捉旅长葛钟山，敌第二十七团也被歼一部分。洵口战斗，红军歼灭国民党军1200多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当我在华盖峰山顶寻访当年红军挖掘的战壕遗址，彭德怀在团村战斗胜利后所写的一首诗在耳际响起：“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1933年12月12日晨，敌军陆续进入团村伏击圈后，彭德怀发出总攻击令。霎时，山谷里炮声轰鸣，硝烟弥漫，红军威如猛虎，与敌军展开了一场殊死血战。此战，红军以1.2万人击溃3万多敌军，余敌逃回黎川城。

彭德怀在回忆团村战斗时写道：“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的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军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二万五千里长征了。”可叹的是，“左”倾错误领导者把红一、红三军团分开作战，红军不能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消灭敌人，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

在团村战斗中，红三军团红四师师长张锡龙，少共国际师师长吴高群，先后不幸壮烈牺牲。巍巍青山，仰之弥高；硝烟散尽，精神永存。当年，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点燃“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想信念之火，赋予这片土地“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的底色。

白云悠悠，蓝天高远，黎川一片静谧祥和。溪流潺潺，流逝了岁月，流散了烽火，却无法冲刷掉人民军队在这片红土地上谱写的雄壮史诗。

## 国防纪事

（本栏稿件均经作者授权，内容真实，情节生动，文笔流畅，可读性强。投稿邮箱：gdfj@163.com）

## 文化视界

（本栏稿件均经作者授权，内容真实，情节生动，文笔流畅，可读性强。投稿邮箱：whsj@163.com）

我的军旅诗集《金铜花瓣》，近日由金盾出版社出版发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莫言欣然为诗集题写书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军旅诗人刘笑伟为诗集作序。这本诗集精选100多首当代军旅诗歌，分强军号角、战旗如画、士兵宣言、红军制造、生活微光、春天的歌唱6个专辑。有关评论认为，这些诗作“触角深入新时代强军兴军的滚滚洪流，抵达我军由弱到强的历史纵深，探寻红色基因的赓续传承，描绘普通士兵的生活点滴，歌唱中国梦强军梦的辉煌成就。注重在诗性的表达中展现思想锋芒，在场景的再现中丰富现场层次，从人文的角度阐释军人的家国情怀，从生活日常中提炼浓浓的兵味，回应了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谁是当代最可爱的人等一系列时代问题，充满催人奋进、促人向上的时代精神，体现了一种中国式军事文学的美学风范”。我深知，我的诗艺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如果我的歌咏还不那么难听，这些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老兵用心歌唱的几首“兵歌”。

我被现代诗歌吸引，是30多年前的一个傍晚。那天，我打开红灯牌收音机漫无目的地选台，突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配乐诗歌。慢板钢琴曲，深沉的嗓音，忧郁的诗句，让年轻的我瞬间产生代入感。

在此之前，我受父亲的文学影响，只是喜欢唐宋词之类的古典诗赋，对现代诗歌并没有太多认识。从那个夜晚之后，我便喜欢上现代诗，买了很多那个年代流行的诗集诗论，还报名参加诗刊社的函授学习。后来，我考入原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又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原国防大学军政政治工作系学习，视野逐渐开阔，对诗歌的认识也随之加深，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军旅诗作。此后，在报刊编辑老师以及参加文学笔会认识的

诗人那里，我受到父亲的文学影响，只是喜欢唐宋词之类的古典诗赋，对现代诗歌并没有太多认识。从那个夜晚之后，我便喜欢上现代诗，买了很多那个年代流行的诗集诗论，还报名参加诗刊社的函授学习。后来，我考入原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又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原国防大学军政政治工作系学习，视野逐渐开阔，对诗歌的认识也随之加深，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军旅诗作。此后，在报刊编辑老师以及参加文学笔会认识的

诗人那里，我受到父亲的文学影响，只是喜欢唐宋词之类的古典诗赋，对现代诗歌并没有太多认识。从那个夜晚之后，我便喜欢上现代诗，买了很多那个年代流行的诗集诗论，还报名参加诗刊社的函授学习。后来，我考入原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又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原国防大学军政政治工作系学习，视野逐渐开阔，对诗歌的认识也随之加深，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军旅诗作。此后，在报刊编辑老师以及参加文学笔会认识的

## 一瓣心香

（本栏稿件均经作者授权，内容真实，情节生动，文笔流畅，可读性强。投稿邮箱：ybx@163.com）

从新藏公路0公里处出发，不到一天时间便可抵达喀喇昆仑腹地。这段路程，会让每个经历过的人终生难忘。

进入盛夏，在这条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两侧，只能窥见戈壁、冰川、雪山的冷峻面容，与别处的欢腾格格不入。穿行其中，绿色成了最稀稀的颜色，偶有几株骆驼刺映入眼帘，令人心旷神怡。大自然的苍凉与生命的渺小，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平原尽头，群峰绵延。汽车一路攀爬而上，氧气愈发稀薄。不时滚落的碎石块与车窗外近在咫尺的万丈悬崖，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翻过海拔4969米的塞力亚克达坂，眼前豁然开朗。道路一侧雪峰林立，另一侧是静静流淌的喀拉喀什河。顺着墨绿色的河水远远望去，只见一座酷似剑柄的雕塑巍然矗立，那里便是全海拔最高的康西瓦烈士陵园，长眠着百余名烈士。

记得两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片“生命禁区”，海拔刚到4000米时，眼前便开始天地旋转，陷入高原反应的困境当中。那时，我的心头一直升腾着两句话，一句是要对高原保持敬畏心，另一句是军人不能怕牺牲。

敬畏心自然不用多说，但真的有人不怕牺牲吗？眺望康西瓦烈士陵园，一个可爱的面容渐渐清晰起来。

“2020年6月，在一次边防斗争中，不满19岁的边防战士陈祥榕突入重围，营救战友，英勇战斗，奋力反击，毫不畏惧，直至壮烈牺牲……”第一次听到这则消息时，我的心被狠狠刺痛。我和他同一年入伍，他比我小一岁。看到他的照片时，只觉得莫名亲切，仿佛他就是身边战友……

走进康西瓦烈士陵园，陈祥榕的墓碑前摆放着种种祭品，其中最多的是橘子，那是他最喜欢吃的水果。阳光映照下，橘子的颜色格外鲜艳，如同他的一片赤诚之心。他写下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温暖着冰天雪地的喀喇昆仑，也温暖着每个思念他的人。

# 兵歌

■程文胜

一些诗坛师友的指导鼓励下，固强补弱，以勤补拙，让我逐渐看清和接近诗歌殿堂的门槛。

由于工作关系，我的文学创作只能在业余时间，写诗始终是一个业余爱好，所以至今我仍不敢以诗人自称。在我心里，诗人这个称谓太高贵，我的能力和水平不足以与它发生关联。30多年来，我写了几百首诗歌，朋友们一再建议我出诗集。犹豫再三，我挑选了100多首结集出版。或许这些作品谈不上诗歌艺术，只是记录了我成长的轨迹，对人生和社会的态度，尤其是从军报国的心路历程。这些诗句总体来说是记录军营生活的，因此我为诗集起名《金铜花瓣》。

军旅诗源于军事活动和军人生活，其思想内核则厚植于军事文化。历史地看，军事文化的核心是战斗性，是“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无悔奉献，是“一卷旌收千骑虏，万全身出百重围”的无畏胆识，是“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无上光荣，是“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无私情怀，同时又是“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价值追求。我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常随领导到部队调研检查指导工作，加上自己蹲连当兵，使我既可以从宏观上感受到强军兴军步伐的波澜壮阔，也能从微观上体察到部队练兵备战的生龙活虎。这些或耳闻目睹、或深度参与的生活战斗场景，不断冲刷我的灵魂，使得我的诗歌天然带有强军制胜的士兵味道和家国情怀。对此我从不怀疑。当然，军旅诗创作广涉战争、和平、相思、爱情等，无论何种题材，我都不会远离军队的历史与现实，去主观臆造一种生活状态、虚拟一种哲学思考。我的目光和笔从未离开士兵和“兵歌”。

我写军旅诗是有读者目标指向性的，那就是为战士而歌，为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人而歌。这个思想基点和逻辑起点，让我的创作远离玄幻和炫技，去追求一种现场感、画面感、

# 山风里的誓言

■崔浩浩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雄。2020年初，一封从康西瓦烈士陵园寄出的信件翻越雪山达坂、穿过河西走廊，来到了我的家乡甘肃省庄浪县孔沟村。

信封上写着“孔祥明（烈士）”以及“村委会（转烈士亲人）”的字样，最下面写着寄信人：杨宝民。

这是一封迟到半个多世纪的信。20世纪60年代，孔祥明参军入伍，1962年在一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多年来，孔祥明的父母、大哥一直不知道他的长眠之地。信件寄到后，这些亲人已离世。孔祥明的侄女孔明香收到信后，第一时间到家人墓前，告诉了她们这个迟来的消息。

孔明香对于叔叔的记忆，一直停留在房顶一角的那包遗物中，里面有他戴过的军用棉帽、用过的小本子、一把塑料梳子……她最想告诉叔叔的是，家里现在居住的还是叔叔的老院子，不过已经换了新颜，希望叔叔能化作天上繁星，看看这片他曾牵梦绕的土地。

雪域高原，人迹罕至；远离故土，乡音难觅。谈及为烈士寻亲的初衷，杨宝民坦言，自己曾经也是一名戍边军人，能感受到烈士们为国捐躯、誓死守防的决心，同时也更能体会他们在最美好的人生年华血洒河山、不能魂归故土的那份遗憾。

“离开家时，他们大多数才十八九岁，留在这片离天最近、离家最远的土地上，也会感到孤独……”康西瓦烈士陵园寻亲工作开始后，以杨宝民为首的志愿者团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新疆军区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已为超过一半的烈士寻到亲人。杨宝民还设立了康西瓦烈士资料汇集平台，持续为烈士寻亲工作发光发热。

如今，康西瓦烈士陵园已成为每一名边防官兵的精神高地。每年都有不少官兵前来祭拜，许多地方车辆经过时，也会鸣笛3声，以此寄托哀思、表达缅怀。

透过烈士纪念碑向远处山脊看去，“弘扬喀喇昆仑精神”8个大字格外醒目。喀喇昆仑神秘的面纱从未被世人揭开，但在她的臂弯里，一茬茬官兵

动态感，直奔主题，直抒胸臆，尽力以一种中国式军事文艺的美学追求，寻求读者的共情共鸣。

我比较认同古人所说的两句话，一句是好诗大都“平白如话”，另一句是好诗不过近人情。白话就是一听便明白的话，如灯下拉家常，话里话外、情节细节通俗易懂、绘声绘色，听起来有趣，品起来有味。近人情则是通情达理，诗者的最高技巧恰恰不是技巧，而在于对情感敏锐辨识、即时捕捉，以及缓慢醇化和释放。它要求作者对情绪波动和自然变化高度敏感、准确识别。所有这些都基于性情，没有人的性情，也就无所谓人情了。诗歌写得既深奥又精妙不容易，写成白话而美妙且通人情也不易事。在这方面，我的双重努力并不能遂心如意。

诗歌从来都是最高级的文体，能使母语充满智慧和音乐性。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和语言的流动性，都集中在民众广为流传的诗歌之中。诗把最美的词汇和表达创造出来，民族语言因此新鲜而不僵化。

如果文学是一座高大的殿堂，诗歌便是穹顶上让阳光照耀大堂的天窗。诗歌璀璨夺目，文学殿堂明亮辉煌；诗歌暗淡沉寂，意味着文学殿堂的穹顶开始坍塌。

时代需要诗歌，诗歌也需要读者。无论人们对美的认识如何不同，诗歌仍然是一种最美好的语言，人们内心深处也都有一个诗意的栖居地，盛开着美好的梦想。这个梦想只有诗意的语言能更好地描绘。没有诗意的梦想，未来无所期望。诗也许不能创造物质、给人带来物质享受，但能让人重视地面对生活，让人身处逆境时能重组情绪、改善心情，让一个卑微的生命活得高贵、富有尊严。我们需要脚踏实地，也需要仰望星空，而诗歌表现的境界，就是我们内心希望看到的一片纯净星空。

我是军旅歌者，征途的天空中，金铜花瓣纷纷扬扬。面对新时代，我不能停止歌唱我的“兵歌”。

## 短笛新韵

（本栏稿件均经作者授权，内容真实，情节生动，文笔流畅，可读性强。投稿邮箱：dbx@163.com）

# 梦回军营

■杨玉辰

退役二十载  
难忘我是兵  
军号嘹亮心萌动  
梦里再回军营

依稀又着军绿  
青春波涛汹涌  
筑牢国防使命在  
我以军人为荣

钢枪紧握在手  
军威油然而生  
风云变幻拼战友  
心系祖国安宁

操场队列跑  
足底顿生风  
一切行动听指挥  
紧随党的号令

武装越野赛  
分秒必争  
时间判定输与赢  
机敏就是生命

赛场切磋技艺  
帷幄巧布雄兵  
科技为强军助力  
军队固若长城

梦醒天欲曙  
朝霞正泛红  
军人使命滋润我  
兵心永年轻



山河如画（中国画）

杨文军作